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五九二

伊蒿室集九卷（文集六卷詩集二卷附詩餘一卷） 王效成撰

飲月軒詩文存彙合鈔八卷 唐廷詔撰 九七

重桂堂集十一卷 許正綬撰 二九五

劍光樓集六卷（詞一卷詩鈔四卷附文鈔一卷） 儀克中撰 三八五

享帚集四卷 楊豫成撰 四五—

問青閣詩集十卷 樊彬撰 五六七

燕都雜詠一卷 樊彬撰 六六五

津門小令一卷 樊彬撰 七〇五

咸豐乙卯季秋

伊蒿室集

板藏望三益齋

伊蒿室集敘

盱眙王明經約甫自其文曰伊蒿室集明經既沒其梓其詩餘一卷板皆無存咸豐二年李方伯求其詩將葉布遭亂不果遺稿散佚矣於是吳刺史仲仙方宰清河盱眙人士往來皆歎明經以彼深沈奧博之才踰躋抑塞以死文采不見於當世道不被於將來也乃網羅放失得邑王孝廉蔭樾所撰撮並初稿塗抹蠹蝕腐敗之餘總九冊而命兒子黃爲之勘校既繕錄因與裁其複蔓得文六卷詩二卷詩餘一卷都爲一集而敘之曰國朝承有明之李易堂梁苑諸子以才氣議論轉輸運會後數十年而桐城毘陵分塗繼軌其流風慕效之者到今不衰承學之士顯守一師之說更非疊勝黜八代以尊韓祕三唐而祖宋沿襲遠久稍不厭眾望於是矜奇振異之徒出而秕糠還固揖讓管荀擲舉元古以揮斥壹切意斯文其非人情乎何其謬謬也明經生長淮泗寂寞之濱少嬰貧蹇齋身劬行其學務究極天人之故陰陽百彙之變內返之身心而推之倫物庶政觀以挽季俗救做世已乃鑒柄於時苦性識狷疾不能容容浮湛無所攄其結轡而壹發憤於文章余嘗往復其議論至於申田制盡地力立品節以厚風俗一篇常三致意嗚乎而今不幸而爲陳言矣曩令以中外萬里全盛之力當百年重熙之朝有命世大人之佐參錯那伯因循守宰得君說而通之可以陶成康鑄文景或曰君

伊蒿室集敘

一

嘗歎桓譚不生。予雲難再。取所著書燒且哭。由今日觀之。君不此之哭而誰哭哉。君故與吳山尊李申耆友善。二人深引重而意殊落落。於時桐城之學盛行於世。君獨經世綜物。出入賈董間。劣與牧之可之相出入。竟其身名不出百里。行年五十餘。卒自湛於淮以死。悲夫。君詩長於樂府。他體不逮其文。而雅自矜慎。長短言率。精潤多可。歌者仍其前刻。弗可易也。仲仙刺史嘗得見君。既聞緒論。一同則茫茫終古。神交而已矣。用是低徊流連而爲之序。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山陽後學魯一同

伊蒿室集

二

伊蒿室集目錄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十月廿日伊蒿室集目錄

盱眙王效成約甫

文卷一

禮論

秦論

陳平論

張安世論

貞女議

釋志

釋學上

釋學中

釋學下

文卷二

田說

醫說

雜說

鄺柏舟說

伊蒿室集

目錄

易解一

易解二

讀孟子

讀諸子

讀周禮地官一

讀周禮地官二

讀月令

文卷三

答程丈書

答李太史書

報程丈書

報崇先生書

明二家詩鈔序

贈宋作謀序

送洪訓導詩序

繆孝子傳

陳孝子傳

程浩傳

知宣化府王公家傳

陳貞女傳

文卷四

紀韓來安遺政

清心亭記

虹圖記

伊蒿室記

記蔣烈女

裴總兵詩記

謝孺人詩記

饑述

奴禍

祭姚二丈文

惜流光賦

人蔑賦

文卷五 外編

威戒

耻說

說冀州

說大陸既作

說大伾

說海濱廣斥

伊蒿室集 目錄

說嶠夷既略

說厭土惟白壤

說五百里采

書濡水

說五言

金滕解

呂刑解

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

原網緼化物

原洪範五行

文卷六 外編

原鬼神

原惟人萬物之靈

論語釋

讀樂記

詩音辨

何烈女記辨

送談子北上序

記火

記龍

記瀑

傅先生傳

柳選貢傳

縱魚文

八忍箴序

觀齋銘

山陽魯 黃校訂

門人張承慶

周 濬

王蔭棠

王蔭樾

王錫麟同校

伊蒿室集 目錄

三

伊蒿室文集卷一

盱眙王效成約甫

禮論

天地爲虛器而生人爲散數交通流轉於其間者二有形則貨財而無形則禮節禮節所以維持夫貨財也天地祇此生物人不知惜之則耗散者益不足積者益有餘而貧富之勢懸絕先聖王默識其深也於是制爲交際宴會昏姻喪祭之禮各稱其家而爲之則庶人不得擬士大夫士大夫不得擬君公天子其所用恒視其所存而又凶荒殺禮山澤異禮通時與地以酌劑之故古民亡僭踰之罪而資產得以常充財之出入移易隱受約制於無形而人忘其拘苦豈不簡而神哉論者深原之以爲陶育之具淺者則曰是等威之辨也人之生也衣食給而後善心生官骸之和淑樂利之所充而達也不探其實義徒執學士升降揖讓之迹概之人人論儀文與論等威其精粗殊而其失要不異焉三代以降田不口受民各私其產富者厚自奉養而貧者朝夕不贍不均甚矣然而人性好矜勝文飾日滋而未亡親戚宴歎動議方物往來饋遺重以金幣喪葬之家雪盈堂塗緇黃列進盛音樂以娛賓不如是則謂之不孝男女昏耦禮未畢而徵逋者填門豪家以驕其里閭而無識效之更愧厲其不若不務竭其貲不止方自以爲世禮之相因遠矣非一人所得更也今夫稟氣之不齊賢

伊蒿室文集卷一

十一

伊蒿室文集卷一

十一

者不能人立之方則莫若一使之保節而脆者充壯者益固品地同而生計參錯禮不能以整一而儉則可以咸遵夫儉固禮之本也先王之制牲牢玉帛之陳几席章服之具鐘鼓笙管之奏未嘗不務從其厚矣然而瓦尊也明水也大饗腥也冠緇布也疏布之用而蒲越臺榭之設也觀其所尚則其微意可知人卽至貧不能具多品矣區區簡質之備獨不有可安者乎有力者知所貴在此不在彼則其侈心不作孔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當井田未廢且然而況其爲無恒產時哉且昔之人亦嘗講求於斯矣明堂學校巡狩養老郊社禘祫諸典徵辯古昔聚訟絲茅三代創制之精莫巨於是議之而不敢忽焉而卒未有振興如三代之盛者何也詳行於朝廟之上而未能通於閭閻之隱增飾視聽文在實亡民氣何自而淳治理何自而隆哉雖然禮樂者人情之著也斯人一日不絕卽禮樂一日不亡古之匏土等音廢矣而今未嘗無其樂也古之喪昏祭宴異矣而今未嘗無其禮也獨奈何士大夫動作自恣導亂愚眊之耳目僭越亡等生資坐消雖有恭儉之君宏毅之主而欲求禮樂之效於一朝卒不可復得鼂錯曰商賈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綽質子曰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董子曰累

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實亂賢不肖渾淆又曰身寵而在高位家富而食厚祿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夫天下雖大經此三者物迹其間其氣力足以驅役眾庶其勢位足以震動一時惡習之所被流蕩亡極江湖澄而風撓濁之山谷朗而霧昏之可勝痛哉是故吉凶資嘉無有品節忍爲失時而廢禮不敢見哂於戚隣男女愆期喪棺羈室終身隻處數世淺藏禮教倡狂其咎安在昔者嘗聞父老言吾鄉俗五六十年前淳實未凋衣皆布素年未六十不衣裘赴飲者必先飽於家至則杯酒數周四孟畧具而已而主賓揖遜情意周浹雖草野之俗不盡協於古禮而禮

伊葛室文集

卷一

二

意自勝故其時物充值約一夫之食日十數錢民無窘苦之狀有康和之樂卽一鄉以推之天下使長此而不變雖馴至三代禮樂不難也或謂朝廷等威之辨不爲不嚴海內遵而行之豈不甚善然如漢制命婦深衣制緣佐祭早絹上下助靈縹絹上下而倡優下賤更繡衣絲履不能禁也賈人服細縹而召會嘉客被牆屋以文繡不能禁也等威之辨彌嚴必有出乎其外而視等威加厲者上以逆責下以例奉此其於世道何裨哉無他故也能責之於下而不能倡之於上也且夫等威者上下之辨也自上下下則等級自明不上而下則何名爲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獨奈何徒以法令爲哉昔海忠介令淳安自課二僕耕

田藝菰於民無取一豪國朝湯文正撫吳瀕去送者睹夫人輿出袖落敗綿絮屬吏爲之感涕使得如斯人者置之節錫則千里被其澤置之輔相則天下化其清風流之所播漸咸曉然知樸質之爲本方以奢費不知分爲取納斯人於軌物之中而人不覺又何等威之不明爲患耶蓋介士者濁水之礬石也得之則澄不得則混然非其時崇廉而黜污則節操何由得自伸哉夫世之論禮者可以思矣嚴賈人不得衣絲之禁士經明行修始得爲吏程吏以賢不肖爲進退無資格之限清白盈廷陰邪歛迹舉官室衣服飲食器用婢僕一切而立之限家守儀型人知自愛此之謂廉恥興而等威辨等威辨而風俗清風俗清而財

伊葛室文集

卷一

四

用裕財用裕而人心淳人心淳而刑罰省嗚乎豈不盛哉

秦論

古有以無道亡其國而其遺制會後世莫之能易者秦是也秦起侯服并四海斥從古五等之制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立守尉監東至海西至羌南至日南北據河爲塞其間一夫之死生銖稅之出入斗食之黜陟其柄莫不統攝之掌握之內以一身託諸萬億人之上而萬里之哂笑作止息息若呼吸之相通此亦極制天下之要矣矯而復五等之制者卒不免於僭亂要未有以易秦制之善也然而其治之失卽在於不信任人而信己不任人而任法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不中程不得息竭日夜之智計聰察不越乎簿書刀筆而其臣下之邪善民生之咸樂

伊高室文集

卷一

五

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嗚乎若秦者可以鑒矣且夫疾痛之需治也不悉醫之良否而唯以成方爲可據方與病不能其適符也醫者苟自善而已依違殺人逝者不悟孰若擇賢而有道術者以其身委之藥石寢食之節唯其所變通察醫而不察方醫得盡所長焉如是而體有不安者乎漢興矯秦之失掃除煩苛與民休息下至三老孝弟力田之卑俾咸得率其意亦可謂網恢而節簡矣然而孝宣以刻核矜察爲漢家制度中興之世世祖總攬權綱下侵吏職其所謂臨民以簡及逸於任人之說故弊弊焉未之及也嗚乎以人治者人得而法從以法治者法生而人死而法亦困三代而下雖有英哲希治之主如漢宣光武者顧以

伊高室文集

卷一

六

不知務大體猶於先王之治有間焉蓋政之不可以徒法爲也然則秦者古今升降之一大機也有志於三代者烏可不察哉

陳平論

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昔陳平以此自解於王陵，人以其果誅諸呂，除假子而立孝文也。信之而不知此飾說也。諸呂擅逼，平方憂身之不免，無陸生則將相不相謀，安在其有成策耶？設平等先呂后死，其不為廢呂之續者幾何？平直庸靡耳。夫呂后雖狠忍，而明於計者也。王陵之爭，劉章之歌刺，后誠心知其正而不罪，特擁假子懼大臣素知不服，有藉口為變者，立高諸王，則休如戚氏之禍。哭孝惠不哀，亦自危耳。諸呂援兵衛則有恃，分王則益強而固，使第為呂氏計，則孝惠在時，劫之何不可得，而必待自為耶？然殲殲戒諸呂，據兵毋送喪，恐

伊藹室文集

卷一

七

為大臣所制，固知呂氏子之均非其材矣。方孝惠崩時，使平偕陵勃等進曰：「高帝定天下未久，嗣天子旋棄去，臣民危懼，立冲帝，何以攝中外？」且吳楚及帝諸子布列疆土，今內重諸呂以為衛，太后春秋高，獨不為呂氏他日地乎？太后愕然曰：「奈何？」則平曰：「擇他姬子之長且賢者立之，長則可以靖人心，賢必能事太后，安天下。」太后以時自娛樂，而呂氏侯亦與漢家為終始矣。太后素知平智，而又出之以端誠，權其善否，知必出平，此不出乎彼，惜乎王陵正而拙，平狡而苟自全。夫平者，直唐高易后時之李勣耳。袁盎之責絳侯，猶有未盡矣。雖然，漢廷之反復，亂骸豈惟平哉？蕭相國薦國士而卒給致之死，絳侯甲兵見守尉，叔孫希世

陸賈不強爭，果孰為臨大節不可奪者耶？夫所以然者，何也？承秦剝喪之後，暴起無導化之漬，雖下求賢之詔，卒無以應之。間有一二如魯兩生，又以時有待，匿不肯出。當時所為與共治者，才智誠傑出，要其歸，大抵戰國士之餘臬。后宣淫，誅滅勲臣，曾不聞有以一辭諫者，以制其惡。如蕭何、張良輩，又從而詭附之，又何責於獨陰無制之日哉？嗚呼，孝文幸鄧通，而屈於申屠嘉，武帝始終敬禮汲黯，而卽位初，卽均有直言極諫之詔，此振興氣節之功，所為識治道哉。

伊藹室文集

卷一

八

張安世論

昔孔子嘗惡鄉原之亂德矣。鄉原據忠信廉潔之似，疑亦可以無惡者。然而孔子痛絕之。余觀漢世自叔孫通以希世術稱儒宗，其後宰相若公孫宏、蔡義、韋賢、元成、匡衡之徒，下至兒寬、谷永、杜鄴諸臣，希風纍進。至張禹、孔光、馬宮、楊雄而極，均以儒行文其奸。何其巧於世也。然而班固猶譏之。至如張安世者，號博記，稱名臣，以余論之，特亦鄉原之未敗者耳。上官桀等之謀逆也，發之楊敞，杜延年而安世以舊臣用輔政，獲封。霍光謀廢昌邑王，始卒成於田延年。安世既與謀，至廷議，不發一語。皇曾孫材美，張賀既數為安世稱之，乃廷議所立。安世嘿如也。及推定策功，安世比陳丞相平迹。安世所為大抵浮湛其間，事成享其功，敗不與其禍。古大臣以人事君，莫重於進賢。上聖如周公履危疑之朝，曾不諱其吐哺。安世社稷臣也，其求才宜汲汲矣。乃公絕之而陰遷之，不思鼓舞方來，尚為識治體者耶。且其言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是豈果為欲匿名迹遠權勢哉。大政與決而出，故驚疑。即官淫褻而謬為隱過，凡其舉動陰陽多端，蓋猶是父湯之舞知已，而史顧稱其滿而不溢。夫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安世治產殖貨，富於霍氏矣。鮑宣有言：「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志但在營私家，為姦利，以苟容曲從為賢，以供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夫。漢自文武以來，所以

伊葛室文集

卷一

九

伊葛室文集

卷一

十

培釀而振發之，不為不厚矣。然而人心鈍蔽，志操不立，馴至么麼盜枋，苟習為諛順，黜克伸其節者何也。承輔而導之者，非其人也。殿廷享平治日久，相繼成令，致使材穎耗蝕，泄杏乘進。建元以降，大臣號正學不阿。若夏侯勝、蕭望之、劉向、貢禹之屬，率少其選。其他類貌莊骨靡，矚意詭合，滄白為黑，而世惑之。其有發憤挺身，抒忠懇於國家者，靡不集吠所怪，無所容於醜類。而當時剛正如王嘉、為孔光所排死，猶憾不得稱進其賢。蓋上下為所蔽陷久矣。其始起於一二鄙夫，繼遂流為一代風俗。而國家受其禍，夫細人而竊末節之近似，以詐世而保寵，其貽害可深究哉。

貞女議

晚時不逮古而有過者女習以貞聞君子曰綿質而勁操可以激衛生矣或曰女子婦行非義之衷者也二者孰而未有以折也嗚呼各有處也事不越情與理理之至必協情情之至亦足以勝理情任人所自至理務盡情可通二少之義衆諸咸咸者感也名一感而中心應之不必其誠接也身示絕而志締以志殉志所謂不自欺者耶然執義之身勢弗獲室老衰裳而往則戚黨愕疑動起少疎責毀踵至尊章娣姒無介導而情疎素帷熒火顧影子處慘結誰語飲涕承宵方其倉卒習於風尚率幼齒之徑衷罔審慮而出洎傷悴亡聊則天耶人耶雖顧復莫爲力又況來者靡恒乖窮死喪弱植何恃舉邑里所傳賂其不鬱幽而戕天者幾何夫已然者固已有成其美耳及未事而化焉是仁者之責也女未廟見猶未成婦室從乎女豈爲悖禮凡爲鄉閭所禮信者推情之窮以協之理而大著之羈繫諸聆家訓卒會其變罔致爲勝心所激而蹈過中之節其所全實多是天地之心也不然貞木之忍冬毅羽之死憤其純於天之情而然者耶又何理說之爲域哉

伊蒿室文集

卷一

十一

釋志

古之學首重乎志非徒心之所之之謂也立之一時謂之意注之一事謂之念要之終身謂之志不終身不可以言志也志也者辨之於其始定之於其中全之於其終身之所業匠者審斧修斤行貨者操計乎贏絀穀人習乎墜龍朝犁而暮刷役役乎罔不沒齒守之而無涉歧慕於其中蓋殮服之計焉託不殫志而壹力則無以康飽其婦子非於其業而樂之也學者尙論六籍之遺而德義之講企而幾焉則人不則爲不具人以較東飢之於體何如也將文行之巖於技力耶若之何其不篤以厲也生人之遭於世不均其志氣亦故因之溫居腴食坐耗其有用之歲月而惜不惜旦夕無以給則恤口體之不贍奚遑汲汲夫內修又況平陂靡常厄悴不免奮樹立而顛困羈之極一世之人殆罔有可以自振者然而古之賢聖興於世豈發於賦隴極幽囚奴辱垂言而衍道境果足以累之乎否耶抑俗習之墮頽久矣營營私利之爲舉視以爲義分卒有慕仁善而彊行者爭不情怪之而嗤其誕繼以成謗訴俾亂其所操不域於境難已是膠膠者尤不足憚乎昔人有言舉世譽之不加勸舉世非之不加沮慎修自己又何有毀譽介於其胸也適萬里者整橐就塗雖確川陵風霜之阻焦膚爾足而斲乎必屈道何有遠近懼力者之不至也達者曰人生瞬如耳務自適耳弊弊勤一世以爲後表於眇軀

伊蒿室文集

卷一

十一

清代詩文集彙編

乎何有鄉國之士曰黨族之不我先師友之不相究居晚
季獨希臻乎古先吾懼其鉅莫勝也嗟乎天喬勾萌其直
枉乃一任乎運之自然曾是人而可以無知類耶生乎千
載之後蠻荒之區一旦撫遺編而紹絕學者彼獨非人耶
而獨眾人之歸也且江湖之楫廢柁而杭四方安在其不
顛以覆也射者不準乎的汎汎焉而注之安在其不錯出
而戕物也人心之動不之乎正則之乎邪怠而自放將敗
度之是憂而並草木愚芒之不若也志焉可不定哉孟子
曰志者氣之帥也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其志經百撓而不
移其氣乃窮衰老而不餒勢位當之窮其尊金玉當之隱
其權疏水帶索環堵之室久處而卻其困事機至焉不知

伊請室文集

卷一

三

援禍患迫焉不知夷勇足以敵眾口而毅足以鎮一時勤
足以堅筋力之脆果足以矯情習之媮其振警惕厲足以
激頑懦之氣而作繼起英敏之才其蓄也至微而其充也
至剛至大自昔上哲之所以聖孝子之所以格忠忱義憤
之所以就昆弟之愛朋友之交急禍難而共貧賤之所以
篤與夫巖穴士之所以厲閭巷之女貞婦節且烈之所以
靡悔一念之矢而蹈之白首莫非區區之志爲之是故志
也者薄元霄隆九淵攝萬物敵鬼神彌四海之荒廣亘千
萬世之永永不極日星曜而江河流者也蓋可以不勉哉

釋學上

志於學必自讀書始書也者古今之梯渡也古之時庠塾
教修師友導責野秀錯起耳目之所周接無非日浸淫於
禮義而猶必勤資乎編籍自就傳以至垂白不可一息去
也晚時道愈漓而書日消百家雜作鱗比而鼃嘈使業者
神爲之眩昔史遷有言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食
穀者必於稻咀蔬者必於菰洵乎要哉然米之於糠粃葉
莖之於根均之稻與菰也春割而治之同其勞而卒有精
粗之迥異焉夫豈不以擇哉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夫易者寡過之書也世事之繁變遭境之人殊凡
壹是就避轉通靡不密臚而切比學者由簡奧之辭達精

伊請室文集

卷一

四

詳之蘊其體之身世必周盡而要其本原亦唯法諸陰陽
以善剛柔之用而已僻識支說塗附識術算圖之屬播述
未已才穎之士汨迷白首良可惜哉夫謳吟感發觸焉卽
是其思之所藉託往往在辭字之表而諷者抑揚反復領
味其旨趣不知夫愷惻之意何以油然而生也春風之被
物也絳徐噓拂其生機之盎溢各率其性以應之而其感
移之迹非有可一一繫而指也夫詩何莫非天之機也而
必沾沾焉拘實以就之不得則支絀而通之嗚乎誦古人
之遺必會其繁辭以溯其心之所至其心得而辭之繚曲
畢達矣然無中正之性情淵曠之識抱其於古人猶冬夏
也曠百世而見之得耶夫山澤之行地發華秀代生成其

蘊莫之盡也。據一二材物而私焉。謂非山澤之寶不可也。而要不可謂得山澤之蘊者也。夫讀書者。心帝王君臣之心。而後可迹帝王君臣之迹。審之自身心之微愾。之至覆被之大。本末畢貫。而一基之以欽。書之蘊其在斯乎。稽儒崇古而卑今。守缺襲誤。動必斷斷於往。制而不知其爲已固也。原制作之始。不過因人情而約漸之使氣馴。而用節其所爲。爲儀瑣度。當與時爲消息。而勿悖其意焉可也。今世學者。幸諸遺義畧在。用條貫而推明之。遺義苟明。則其於官制之司。經禮之節。宜無不循議其綱矣。昔禮教衰而政治戾。政治戾而春秋修。春秋者。約其事以徑著之。譬鑑之百物。而美惡較如。不待傳而明者也。說者更以例求之。

伊詩室文集

卷一

五

以爲是屬辭比事之教也。夫屬辭比事者。屬前後而比觀之。其端未隱顯。可參而定其實也。而豈例之齟齬爲耶。善乎莊生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蓋非不用辨也。不辨而辨在其中也。夫世衰則存之以寓褒貶。世治則法之以行予奪。學者讀之而直道見。返之而畏心生。是善取春秋之義也。嗚乎。記有之。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以記之所言。已有以口耳爲傳習。而罔知切近若是。蓋曲學之流傳久矣。然不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乎。反復斯篇。亦可以知所務矣。昔諸葛子出成盛業。

而其自明曰靜儉曰謹慎。獨得存養之原。蓋自其早歲讀書。畧觀大意。所造於學者。爲特精。陶處士好讀書。不求甚解。及考其詩。且見道之辭。拳拳於先師遺訓。力求其至。自周末以來。二子之學粹矣。觀濶而臨大海。仰日月而之曠野。謂非能見其大者耶。然則今之學。宜何法也。始之以銳思。堅之以毅力。索之以虛衷。永之以熟玩。詩以發其慧。禮以歛其矜。書以大其量。易以小其心。春秋以證其識。要之以終身孜孜而已。若夫求入德之端。其操之有要。而進之有序。則尤有孔孟之書在也。

伊詩室文集

卷一

六

釋學中

有大成之學有學者之學有眾人之學聖賢之教備矣子思子溯道之大原由天命而循之身由身而極之位育此蓋明大成之學也孔子之言修己應物舉不越乎彛倫日用之間此蓋教學者之學也鄒孟子闢四端之切近而啟發其本良使知求得之易此蓋誘眾人之學也天之生萬物也春夏伸而秋冬絀風日化而雨露養其所以成之者至矣而察者忽聲色之著而究乎主宰於穆之隱習消息之漸而異乎旱苗勃興之捷以爲是造化之妙也而不知夫微顯久速之際亦各有其義也子思子承仲尼之後原遠派歧各舉其所近而衍之子思子懼其本之昧也扶天

伊蒿室文集

卷一

七

人一理之微暢物我兼盡之量以表歷聖之心授而發仲尼所罕言之根蘊所以爲萬世告也逮戰國之世貪詐昏虐人心淪敗孟子悼傷斯民之枉而亟呼以拯之其告君也卽一念之仁掖之以進於愛民之政其教人也卽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無受爾汝之實而引而達之於仁義休惕之發夜氣之存皆舉其所易明者而覺發之凡以救當時之害云爾秦漢以降道在顯晦之間學者非無造道之資奮起之志而其體精而用周者卒不多覩有宋諸哲出始研窮乎義理辨析乎幾微舉廣大之業返而求之方寸之地一以心性爲入德之端敏銳之儒或捷悟而徹其本原因率其所得以爲教雖夫婦之愚莫不欲導以從

善而其弊或至離實而卽虛使學者失所據豈諸哲闡道之意哉且夫陟崔嵬者紆折而上則峻者爲夷而力弗竭仰而徑造之不達則顛耳川津之舟緣岸沿洞無意外之失至放乎茫洋則迷所向者有之夫學亦務乎平實耳昔孔子之時道雖不行而弟子日錯進其材類皆有望道之美孔子進之退之使循循然一出於中正盡人可遵而淺深皆有所得是所以爲孔子之教也夫孔子之教者何也文也行也忠信也教無窮也而四者約之四者以外無教也夫孔門之善學者首顏曾顏子之述善誘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曾子之述省身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莫非是四者之教也其次高明莫若

伊蒿室文集

卷一

七

端木子其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次篤實莫若小子其言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夫亦猶是四者之教也嗚乎文者知之所由致也行者行之所以力也忠信者心之所爲存也由文而體乎行由行而踐乎忠信此學之序也由忠信而發之行由行而著之文此學之本也其曰居敬曰克己者所以維持夫四者而幾乎醇也夫學者由四者之教而加養焉察焉可以希上達之境而以漸而至盡性以立

命卽勉焉未粹亦不失修飭之士而本心固不至大失矣
是卽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也學者原聖賢立教之
旨而會其所以異同之故然後知所從入哉

釋學下

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夫學與行非二道也
居蔡蒿之野諷先古之篇非祇以善身又將以及物凡所
以爲事上莅下之故必講切而儲之其上者會一理以貫
庶事核驗是非而採蓄靡遺其次卽其資力所近而究其
委奧亦足効一得以裨世且習古而不知變味轍而制輪
則不可以行咫討論於戶帷之內而當世之興廢朝野遠
近之得失無不參觀而審計必推之不殆於世用而後爲
無誤所志夫學之烏可苟焉而已也孔子曰爲政在於得
人此言爲治之莫重乎人也庠序之立自京國以至州縣
莫不有學也而必需名賢以爲之師非可循資而授也察

盤帶草布之屬有通經而篤行者禮延而師之太學次還
教於郡邑其生徒之選必簡嚴而適重導之以詩書禮樂
其實皆修身之要治世之資而必倣古下士視上農夫之
祿以廩其室家俾其心無所歧用而其試之也經義之對
必求其心得而不惟聲采之飾繼則論古策時惟務乎議
正而理達由鄉以進之太學與科舉相輔而行登其最者
而官之郎署州縣之學掾佐史則以其次又次者歸補之
夫教之裕其本養之優其心而用之又必核其真而當其
選如此者不數年而人材出矣且夫朝廷之官所以爲民
而具也知其爲民則官之用孰有先於親民者耶壓之以
累尊束之以密法其得以自伸其愷悌者鮮矣夫百里之

地非小也。古公侯之分，而郡守則殆於方伯之拓地者，責非不重也。古之時，臺郎出宰而遷爲守，公卿守郡而入爲宰，相蓋甚隆乎其選也。久於其職，守六歲，令十二歲始遷，則暇焉而力有所布，歲賦所入，雖貢之朝，而得以便宜徑用，則資費有所出，興除之役，小者自專，大者守奏聞，則事無所掣，簿尉以下，黜陟主之，則克用材，兵有主將，亦隸之，則刑守備，豐其祿，益之以公田，則無室家之累，考課之法，以廉爲首，其績在田野治，民人安，賢能興舉，僭者黜罪，則賞罰得其實，而非虛文之尙，臨其上者，減之秩，輕而任，暫責之以周巡，假之以耳目，則別其政而不制其權，任尊事一，則易於行其志，地小參比，則不能爲悖亂，貳得以補正。

伊蒿室文集

卷一

主

豫史亦入仕，得以漸至高秩，則所與共治者皆絃誦之彥，而士氣振，而廉恥興，人人得盡其材，則宰相之職盡，而朝列出入，亦皆諸悉民隱，無庸疎不達事之人，夫如是，則上下之動息，有不悉通而或隔者乎？如是而不治者，未之有也。今夫中人之家，必有經紀，外而應對出納，內至庖汲灑掃，奔走之役，莫不有其司，而衣食之所需，無以歲周而月給，則室家不能以徒立，易有之，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知財之於國計尤要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財者，天地之所產，民命之所資，而非泉金之謂也。泉金所以司轉通，權貴賤，而不可以爲養者也。夫天下亦非不生粟矣，然而南慮人浮北

慮土曠，必思有以移治之可也。董之以專司，助之以牛種，招徠墾啟，緩征而激勸，其接水者，廣其陂閘，深其溝澮，宜麥菽黍稷之地，則修隄隴之制，多鑿井以備旱，其耕耘培護之法，必講精而力勤，濟之以番芋蕎麥之屬，參之以桑棉樹畜之宜，燒瘠之區，可以爲沃壤，而豐收者，亦不至移耗，是兩得之利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況產鹽之鄉，聽其流通，重其稅課，則民不病而利歸上，菸草燒酒之熾，尤重關征以困之，因以除五穀棉絲之稅，財之綱領具是，酌時而行之，自以羨裕，而司農或不免迫絀者，則又用之當求節也。夫用之至廣者，莫逾於河防兵食，世祿三者，河事之勞拙，膠於通漕，苟其不可通者，倣轉運以濟之，無

伊蒿室文集

卷一

主

所強於河，則河恣其獨達之性，而補救易而費重，省兵之所鎮，就閒荒而耕之，不足，則借數年之餉，售以益之，其食皆自爲，而朝之賞給亦減，且古者世祿之制，皆有土田以食其租之所入，非有坐耗度支之餉也。遼邊多可耕之地，量而廣之，則似續之衍，不額於常額，兼得自營其生計，而朝廷亦少冗食之患，亦兩利之道也。夫人材無定限，非可爲之法以縻之，而物產之有定者，乃可善爲之制，而顧或慮乎歉耗，毋亦計之未盡者耶？嗚呼，窮變通久之間，有心者不可不察也。然又聞之人存則政舉，有行政之迹，而無行政之實，未有能善者也。果其精心乎？希治雖法有未盡，協未嘗不可消息而爲之也。夫學必期乎致用，尤必善導。